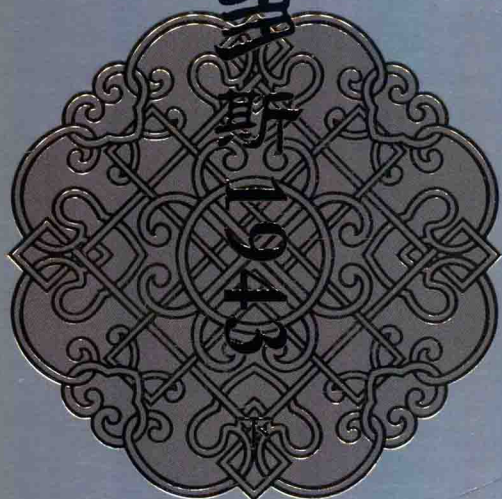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第二辑

鄂尔 多斯 志



蒙古文

莫·哈斯巴根 / 著

马英 / 译

作家出版社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 第二辑

鄂
尔
多
斯
1943
下



莫·哈斯巴根 / 著
马 英 / 译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鄂尔多斯 1943 / 莫·哈斯巴根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4. 10

(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7659 - 4

I. ①鄂… II. ①莫…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50421 号

鄂尔多斯 1943 (全二册)

作 者: 莫·哈斯巴根

译 者: 马 英

责任编辑: 陈晓帆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 zuojia. net. 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590 千

印 张: 42.25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7659 - 4

定 价: 73.00 元 (全二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就在土匪把札萨克盆地搞得沸沸扬扬的第三天，有大小两辆车停在了札萨克衙门府门口，一批灰头灰脸的人下了车。被一路颠簸弄得疲惫不堪的扎木斯仁扎布达诺彦愁眉苦脸地下了车，连车子也无心看一眼，“扎扎，终于回来了，这下安心了，阿弥陀佛！这玩意儿不是什么好玩的，还不如坐勒勒车来得舒服呢。巴音仓，你负责把这几位司机师傅招待好，每人发给二十个大洋好生送走！”说着叫人搀扶着进入自己的房间，倒头就躺下，仆人早已准备好了烟锅灯台。原来老头儿诺彦在那四摇八晃的汽车里吸不上大烟而差点儿憋坏了。

因为土匪的骚乱而散去，在达诺彦、贝子爷到来时衙门府上除了德木齐、古尼尔等几名侍从以外，负责打理的五位轮值官一个也不在，令贝子诺彦巴图照日格图很不高兴，四处派人找回来。无所事事待在家里的协理、梅林等看到达诺彦没有提前传信回来之事，感到十分惊讶。

不到一天，五员大臣被召集回来，札萨克旗衙门府随处都可以看到各色官帽和顶戴花翎的出没。

土匪入侵之时正巧去参加人家宴会的西协理不声不响地等候着准备挨一通责备，而当时驻守衙门并出兵追击土匪的哈拉金梅林却蠢蠢欲动地急于表功，一脸巴结地盯着怒气冲冲的贝子诺彦，说道：

“那个敖斯尔的土匪来得可猛了。我们还没接到消息，我旗东洼的几户人家就给土匪洗劫了。我想不管怎么样不能丢失了衙门府呀，于是布置好兵力守卫衙府，谁知土匪要从喇嘛庙那儿经过。于是我们立即追击，在喇嘛庙东洼地里跟土匪大干了一场，河滩东边撂倒了几个，土匪抵抗不住了就朝东一溜烟跑了。我方士兵从两侧追踪夹击，一直把他们赶到准格尔的地盘了。这一次敖斯尔的土匪损失了好几个骨干，以后再听说我们札萨克旗的名字会吓破他们的胆呢！”早就知道哈拉金梅林喜欢顺着别人的话不知真假地说一些浮夸之语的巴图照日格图贝子对他非常厌烦，见他哄小孩一样眼看着将所有功劳堆在自

己的头上，说道：

“你的记性比狐狸还差呀，没过几天就忘了洛瑞沙弥的子弹从你头顶呼啸而过的事了吗？”哈拉金梅林一听脸红了，心里暗自骂道：“是哪个烙铁嘴的这么一会儿就给贝子爷说了此事？这个驴日的！”

一路上琢磨着如何建立军队、如何当团长的巴音仓也听说过洛瑞这个人，在一旁听了贝子诺彦的话暗地里发笑，突然觉得如果能把这个人招到部队好好利用，一千块大洋也不换呀，于是有意无意地插了一句：“如果使用好这个洛瑞，一个顶十个的好汉啊。”

哈拉金梅林一听，着了急：“不行，不行！他可是个为人很坏的沙弥啊，就是他领着希尼喇嘛的兵围攻札萨克衙门的呀！”

哈拉金梅林和巴音仓的心思，巴图照日格图贝子明白得很。他略作沉思一会儿，看着巴音仓说道：“明天你去和洛瑞谈一谈！就说如果他愿意加入札萨克军队，为保护地方平安出一份力，我们就不再追究他以往的劣事歪迹，还要给他一个排长的职务。但是跟他谈的时候千万不可硬着来！那家伙性子上来了，轻则给你下巴来一拳，重则把你的脖子给拧了。”

巴音仓搓着手掌微笑道：“扎扎，诺彦大人，这个事我会做好的。”

哈拉金梅林纵然对拉拢洛瑞一百个不愿意，但已经让贝子诺彦知晓了自己被土匪迫得屁滚尿流之事，只好咬着牙忍住不再说什么。

立夏之后，远处的山岭在一片新绿中复苏，被新草喂饱了的羊群愉快地咩叫着。往年比任何地方先绿起来的札萨克盆地这时候已是深绿深绿的了。

外面闲步着少量几头羊，不起眼的房子上空冒着一缕浓浓的炊烟，逐渐稀疏开来，四处飘散，很快化作一片蜃雾融入空气中，这一户就是猫头鹰乌力的宅子。他的家境一般，和母亲一道看着几头羊畜过日子。

洛瑞在他们家已经住了十来天。前几天，两人将敖斯尔的土匪一路赶回老巢后返回来，用那些兵役给的子弹猎一猎黄羊、兔子，也算悠闲。

一大早，猫头鹰乌力年迈的老母亲要给他们倒茶，洛瑞立马起身

拿了茶壶和碗自己倒了茶水，说道：“老妈妈坐在上首喝茶啊，我们俩又不是什么客人，自己动手就行了。扎，猫头鹰……”说着知道自己说漏了嘴，吐了吐舌头笑咪咪地看着伙伴，“嘿你！你快去把昨天弄的肉拿来吧。”猫头鹰乌力快速下床，光着脚走过去把昨日吃剩下的黄羊肉端过来放到洛瑞面前。

洛瑞一边割着还未长肥膘的黄羊肉往茶里泡，一边说道：“不管怎么样今天要回一趟家。你不跟我一起走吗？”猫头鹰乌力偷偷看了一眼母亲，又看着洛瑞做了一个“你给老妈说说看吧”的暗号。

老妈妈早已看在了眼里，嗔怪地看了一眼这两个孪生羔羊一样谁也离不得谁的哥俩，笑道：“你们两个又不是什么一个送一个来回跑的老鼠！”那眼神却在说：“走吧，想去就去吧。”

这时候，门口的狗似听到了远处的什么动静，吠叫起来。老母亲出门看了一会儿，从窗外喊道：“嗨，孩儿们，通往衙门的路上来了三个人，不知这次又有什么麻烦。听说你们俩朝梅林的头上开了枪，没惹出什么祸吧……”

洛瑞从窗口往外看了看，“嘿，猫头鹰！他们离开大路往这边来了。不像是普通的牧民，大概是衙门府来人了吧。”

猫头鹰乌力依旧削着棒骨：“只有三个人吗？三个人的话，别说札萨克衙门，就是从天上来的也不怕。扎扎，别管他们了，你的茶凉了。”

洛瑞以欣赏的目光看着自己的朋友不慌不忙的样子，又有些责怪地说道：“要是想要了你的命，三个人不也足够了？”猫头鹰乌力越发倔强起来，“想要收拾喇嘛庙的两个沙弥，他们绝不会只来三个人，他们一辈子长不了那么大的胆子。可能这些人想找个人家蹭一顿茶饭吧。”

洛瑞也认为这话说得有道理，但他还没有忘记希尼喇嘛吃的大亏，便把匣子枪抽出来插在腰间继续喝茶。

不一会儿，三人下了骑乘，拜见门口挡狗的大娘。洛瑞从窗口仔细看，是没见过的生人。只见那三人在门口和大娘客气了一会儿，那个青色衬衣外面套着万字花纹的海蓝坎肩儿、两边腰际处露出绸缨子

的白脸男子先行进了门，对依旧端坐着喝茶的洛瑞、猫头鹰乌力二人笑脸问候道：“二位安好！”

两人抬了抬屁股，“好好，扎，往上坐！”

“扎扎，你们坐，坐！”那人说着半坐在炕沿上，跟随而来的二人问候之后坐在长凳上。

洛瑞好奇地看着这个貌似公差却如此谦恭的人，“扎，您往炕上稳坐！这是去哪里啊？”

那个白脸微笑着说道：“哪里也不去，是来找您的。我们先认识一下吧，我叫巴音仓，您是洛瑞兄长吧？”

洛瑞早就听说了札萨克衙门府里来了一个喀拉沁伊希的徒弟，因蒙汉皆通能说会拍叫扎木斯仁扎布达诺彦认了干儿子，那人此刻就在眼前。于是点了点头，“你没有认错，我就是洛瑞。”

猫头鹰乌力也认出了来人正是扎王的干儿子巴音仓，瞥了对方一眼没有说话。巴音仓将老人递来的茶接过喝了一口，放在面前，然后从怀里掏出一盒香烟，给猫头鹰乌力、洛瑞递上，委婉地笑着说道：“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位就是阿日布珠尔大哥吧？”

猫头鹰乌力惊讶地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巴音仓在火盆里点了烟，吸了一口：“原本是来见二位兄长的，如果连二位的名字都不知道，那可貽笑大方了。嘿嘿。”说着又顿了顿，“是贝子诺彦专门派我来和两位兄长见面的。”只见巴音仓从怀里掏出两条上等的索纳木哈达，上边各放了十块洋钱，先是献给洛瑞，“贝子诺彦欣赏赞扬您二位使札萨克旗的百姓免遭土匪的践踏，特地带给你们哈达和奖金，请笑纳。”洛瑞心想，札萨克造谣惑众用武力没能收服我，于是想用金钱和哈达拉拢呢，好吧，如果能依靠智慧留住一条命，那么有一支自己的队伍也不错。于是接下哈达，折叠好放在一边。巴音仓将另一条哈达献给猫头鹰乌力，“兄长以无比的威力吓跑了乱匪，似风中的马群一样把土匪赶回了老巢，为此贝子爷万分欣赏，以哈达和赏金慰劳您，请阿日布珠尔兄长笑纳。”猫头鹰乌力也照着洛瑞的样子接了。

现在此人顺着赏钱和哈达的劲儿该趁热打铁地说让我们加入队伍

的事了。洛瑞正想着，巴音仓兜了一个大圈子，然后说出了正事：“贝子爷请二位大哥加入衙门里组建的队伍呢！”

洛瑞：“可我们是曾经带兵围困过札萨克衙门的人呀？”

巴音仓：“关于这事儿贝子爷也吩咐过。如果你们俩自愿入伍，不但不算旧账，还要洛瑞兄担任排长职务呢。站在一个旗百姓之上的人是说话算数的，这我保证！”

猫头鹰乌力听了这话，看了洛瑞一眼。那眼神似乎在说：这个买卖可做，答应了吧！

“我不稀罕当排长。但作为札萨克旗户籍上有名、上交赋税的一员公民，我们不好拒绝。但是希望给我们准十天的假，待我们回家安顿了家中的事再去旗上报到，可以吗？”

巴音仓依旧满脸笑意地说道：“当然可以啦，那我们就这么说了。”然后又喝了两碗茶，带着两名随从返回。路上，巴音仓暗自想：看他们二人的举止言行，洛瑞和阿日布珠尔二人只是靠一身气力逞勇的粗汉子，没有什么见识。禁不住我两句好话就痛快地答应了，扎，日后你们会在我的手心里转悠呢。这个想法，让巴音仓感到很快活，一路上心情好得很。

老早就想过有一天能拥有保护家乡和父老的自家军队的扎王爷，从绥远城一回来就用傅作义给的军饷扩充了原先的兵力，改善了服装、骑乘等。巴音仓为此出了不少力气，跑得也很勤。

自愿和不情愿来当兵的二三百个人集结在札萨克衙门府。把这些入分为连、排之后，保安团的团长及连长、排长的人选成了一个重大问题。扎王召集了衙门五位大臣，扫视了一圈说道：“这团长的职务叫巴图敖其尔担任，副团长之职就叫巴音仓担任吧。”东西协理和梅林等平日里都习惯了随从王爷的意见，谁也没提出反对的意见。可是贝子诺彦却第一次违抗父亲的旨意，说道：

“让巴音仓担任副团长不合适吧。他是舞文弄墨的一介书生，在父亲身边当个翻译、文秘什么的最好不过了。副团长叫那仁德力格尔多当怎么样？”

扎王用不以为然的眼神看了一眼第一次违抗自己命令的儿子，心

想：扎，这么多的闲杂事我又怎能都管得过来，还是叫孩子自己拿主意吧。于是点头首肯。别人也附和着同意了，但各自暗想道：这个翘钩子那仁德力格尔，凭着婆娘的福祉，没有翅膀便飞翔，在札萨克旗随心所欲地跳腾呀。

俗话说“黄蒿子烧出浓烟，油滑之人搬弄是非”，时间久了贝子诺彦觉着这个巴音仓是个喜欢抓人小辫浑水摸鱼的不可靠之人，于是在这关键时刻将巴音仓摞在地上，顺便给自己相好阿拉腾索的男人翘钩那仁德力格尔吃了一块蜜糖。

给扎木斯仁扎布达诺彦的耳朵里吹了不少风，就快要得到兵权的关头，叫贝子诺彦撒了一把土把事情弄糟了，空欢喜一场的巴音仓气得怒火中烧，连夜写出了一份电报草稿，内容为：“札萨克旗的贝子诺彦巴图照日格图行动诡秘，自建军队等待翊羽长硬的时机，怀着离国民党的不轨之心。请尽快委派指导员将这批力量掌控在手心为上策。”

翘钩那仁德力格尔听说自己快要当上副团长了，欢欣雀跃地找到巴音仓，拍着其肩膀咧嘴笑道：

“嗨，巴音仓！你听说了吗，几天以后他们要叫我当团长呢。”

此时的那仁德力格尔在巴音仓的眼里简直就是眼中钉肉中刺，但他掩饰住内心的厌恶，虚情假意地笑道：

“我怎会听不到呢。何止听说，前天诺彦父亲跟我商量让谁当这个副团长，我还推荐了你呢。”说着暗自骂道：你这个用自己女人的屁股换了团长职务的老乌龟！

在巴音仓去了猫头鹰乌力家后的第十天，洛瑞来了。

“扎，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有什么可准备的，偌大的札萨克旗总不会让一个阿日布珠尔沙弥饿着肚子吧。”

“说得也是。他们该不会是把咱俩骗回去收拾了吧。当初没收你们的枪时怎么着来？”

“也说不准呢。如果那样咱们怎么办？”

“在见到巴图照日格图之前不管是谁都不能把枪交出去。见了巴

图照日格图之后他们如果动手，我们就劫持了贝子诺彦，用枪顶着头和他们谈判！”两人商量好对策后动身前往札萨克旗衙府。

听说洛瑞来了，巴图照日格图叫侍卫唤洛瑞召见。看到洛瑞、猫头鹰乌力二人心存防备，巴图照日格图点头笑道：

“你们俩也用不着将匣子枪揣在怀里，把自个儿弄得紧张兮兮的。我不会把你们怎么样的。如今的世道土匪横行，搅得一方不得安宁。我知道你们是能打能拼的好汉，所以叫你们来当兵的。你们俩有骑的马吗？”说着从座椅后边拿出崭新的冲锋枪交给洛瑞：“我正式任命你为保安团第一连第三排的排长，并把这把枪送给你。要知道札萨克旗总共才有两把这样的枪啊！你要用这把枪保护札萨克旗和衙门府免于土匪的践踏，我相信这一点。扎，你们可以走了。”

巴图照日格图没把他俩怎么样，为此二人很宽心地告辞出来。猫头鹰乌力羡慕地抚摸着洛瑞背着枪，这家伙是个好东西呀，看着也风光。”

洛瑞看了对方一眼，笑着说道：“你喜欢吗？有空了咱们试一试它的威力。”

那些士兵见洛瑞扛着这一扳二十响的崭新冲锋枪，都以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二人走远。

十二

春季接近尾声，俯瞰札萨克盆地的阿拉腾敖包，还有宽阔的哈日陶鲁盖上空，游戏着这一年最初的蜃靄，带来了一个明媚的好天气。锦鸡儿草开了黄花，绿草幽幽地显示着新的活力，好不容易度过春饥的羊群扑在新草上，一片安详宁静。

班兹尔嘎日迪扎兰章京家用柳条围起来的羊圈外围挂着白、红各色衣物。羊圈里有由绒毛贩子雇来的十几个汉人在剪山羊绒。坐在地上还要抓一把土起身的奸商贩子的手段还真不少。只见那些雇佣的民工一人吊着一瓶胡麻油，梳理了羊绒后含一口麻油喷在羊毛上，然后将装在口袋里的细土撒在羊毛上揉弄了一会儿才剪下来。

“这些家伙把山羊都带苦了。这掺了沙的羊绒还有人要啊？”班兹尔嘎日迪看着那些人好奇地说道。额日肯索看着挂在柳条上的那些衬衣觉得很恶心，“呸，你看那么多的虱子！哎呀，密密麻麻的，脏死了！我们别待在这儿了。”说着对干活儿的人喊了一句，“小羊的山羊（怀小羔的山羊），操心（小心点）！”这句话只有班兹尔嘎日迪听懂了。那些民工没听懂她在说什么，看着额日肯索嘻嘻哈哈地大笑起来。

“笑什么呀这些汉人娃子？”额日肯索说着和班兹尔嘎日迪正要离开，雇了这二十来个民工干活儿的买卖大贩子斜骑在一头骡子上从东梁子上出来了。班兹尔嘎日迪见了，说，“扎，当家的来了，稍等一会儿吧。”

那掌柜的走近了，蹒跚地下了骑乘，手牵着骡子往这边走。他头上戴了一顶黑色瓜皮帽，穿着丝绸料的短坎肩，将似乎能装进两桶米的宽阔裤腿从下边扎了起来，显得很滑稽。老远就看见一嘴大金牙，“你好？”

班兹尔嘎日迪点了头：“好好，我以为您不来了呢。”

“我怎么能不来呢？我的民工们听话呢吧？”

“还行。你给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还能带什么呀？茶、烟、布匹啊。你们家的山羊绒金，就给你们三块砖茶、五听烟和几件衣服的黑丝布。”

“哎呀，看把你小气的，抠门儿到这个地步了。你想用这么点儿东西就换走班兹尔嘎日迪的山羊绒啊，别做梦啦！”

“嗨，嗨，扎兰章京您这话是怎么说的？去年腊月，您不是从我这里拿了糕点啦、鞭炮啦、红枣啦、砖茶啦、糖果啦，不知拿了多少东西呀！”买卖贩子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平时给游走四方的商贩子指着春季的羊绒许诺价钱，然后拿人家的年货过年，已是这个地方不成文的规矩了。所以此刻班兹尔嘎日迪就是摆出扎兰章京的臭架子也无济于事，从商贩手中多套了两块砖茶便将大包小包的羊绒倾囊交给了人家，白白吃了大亏，彻底踏实了。

这买卖贩子廉价收了附近许多人家的羊绒，用骆驼运到包头赚得大把的钱财，返回的时候驮回大量的砖茶、香烟、布料等用品忽悠人

家，获取更大的利润，逐渐变得财大气粗起来，学会以不屑一顾的目光看人了。

红都格巴图布仁台吉家里今年没去买卖贩子，所以他家的山羊如不剪毛的圣羊一般披着一身长长的毛，被野地蒿子、柳枝、草木丛给粘着挂着糟践了不少。

弯弯绕格日勒索在饥荒的二月里回了一趟娘家，谁知带回了一种传染得很厉害的疾病，自己差点儿死掉。虽然最后脱离了险情，但她的病又传染给了瞎眼台吉。瞎眼台吉发烧了七天七夜，一直不能出汗，最后一命呜呼了。

这断子绝孙的传染病要了瞎眼台吉的命还不算，儿子其木德道尔吉背了父亲的骨头野葬于风水之地回来后也得了病，卧床不起了。

头脑昏沉沉地痛、发着高烧的其木德道尔吉时而清醒时而昏迷，还说一些胡话。达日巴拉为求医求药四处奔波费尽了好马的气力，但那些大夫医生都惧怕这厉害的传染病，谁也没敢踏进他们家半步。

这样过了七天，其木德道尔吉的脸黄得似清明草纸，别说出汗连湿迹都不曾出现，心脏也跳得越来越慢了。看见他奄奄一息，剩下的人们乱作一团。就在这时候，只听见其木德道尔吉长长地呻吟了几下便断了气。

后妈格日勒索没有为其木德道尔吉的死流下一滴泪。她在琢磨着从今往后要依靠什么人过活呢？牧羊倌热西尼玛老汉也没有哭，他差一点儿就笑了。因为其木德道尔吉的鞭子、巴掌和拳头给了热西尼玛老汉不少的苦头，令老人家的同情心变得冰凉冰凉了。

唯有达日巴拉看着自己所谓的丈夫微微地张着嘴，一只手拽住裹尸体的毛毡一角，流下了几滴泪水。这泪水既不是爱的泪水，也不是失去爱人的伤心之泪。你这一生过得可怜啊，后母叫你朝西你不敢往东，到头来不知不觉地就告别了人世。我从来没有把我的爱献给你，因为你不仅不怜爱我，还常常教训烈马一样地对我下狠手。现在，你就安心地去吧，到你的极乐世界里去吧！我会替你念诵灵魂经，做好身后的法事的。

看到达日巴拉乞求的目光，热西尼玛老汉这才看在她的面子上将

其木德道尔吉的遗骨野葬了。达日巴拉感激热西尼玛老汉，拿出自己仅有的两块银元给老汉。老汉直摇着头，“不要，不要！快要死了的糟老头子要银元干什么用？！倒是姑娘你要从这户人家的银子里多分出一点，为自己日后的生活打算哪！”

这可怕的传染病似乎只想留下格日勒索一人在人世，达日巴拉、热西尼玛老汉先后染病倒下了。热西尼玛老汉踉踉跄跄地走到达日巴拉跟前，用手摸了摸她火一样发热的脑门，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唉，阿弥陀佛！苍天睁开救苦救难的眼睛，救一救这个可怜的姑娘吧！她没有对世人做过什么坏事，如果非要带走一个人，那就请把我这老汉带走吧！”达日巴拉看着老人家犹如父亲般充满关爱的混浊的眼睛，两眼里含满了泪水。

整日里与烟枪烟灯相伴，习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还净挑刺儿的格日勒索，现在似乎成了一个掉进失魂狱里迷失了方向的人，不知怎么办好了。这两人迟早要死的，过路的人也不敢踏进家门，叫我如何将他们的尸体葬了呢？这个大问题一直萦绕在她的心里。

好些天没有见到主人的羊群围集在井边要喝水，格日勒索却懒得打理。有的母羊在野外生了羔羊，叫狐狸、大鸟等叼走，格日勒索也不管。放了一辈子羊的热西尼玛老汉见此情景感到很痛心，忍着浑身的疼痛坐立起来说道：“哎，羊群围在井边要喝水呢！刚生出的小羔子如果不跟着大羊，即便老鹰和狐狸不吃它，也会丢失在草丛中的。”

格日勒索却嫌老汉多管闲事，动了气，“人都死光啦，死几只羊算什么？有你什么事？”

热西尼玛老汉也生气了，“跑出去风流快活，带回来传染疾病要了一家老小命的青脸婊子！你为什么不死啊？是阎王也嫌弃你吧。你不得好死的！你死了这个小盆地才会变得干净，人们会祈祷少了一个祸害……”骂着骂着，老汉又失去了知觉。

达日巴拉知道自己摆脱不了这病，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阿日宾朝格图。阿日宾朝格图要是能来，该多好！见他一面死也没有遗憾了。不行，阿日宾朝格图不能来！虽然他能够逃脱了困住他的枷锁，但疾病

却能轻而易举地打倒他。可怜阿日宾朝格图，姐姐想你啊！你此刻在哪里呢？如此这般想着，似乎疾病减轻了许多。

傍晚的时候，达日巴拉又一次昏迷过去。在发高烧之际她又说起了胡话，时不时喊着阿日宾朝格图的名字。格日勒索听到了，厌恶地瞪着达日巴拉，嘴里自言自语地骂道：

“跟家仆乱搞破鞋的骚货！”

突然门口有狗叫声，继而传来咳嗽声。只见从门外进来一个背着背架的游僧，将背架放在门旁，摊出掌心问好：“扎，全家好吧？”

格日勒索厌恶地看着这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化斋喇嘛，呵斥道：“好什么好，没好的了！你没有看见门口的丧布吗？知道人家里有丧事为什么还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

云游四方，听遍了好话坏话、看惯了好脸冷眼的喇嘛微笑着说道：“听说你家有人患了传染病，我是特地为此来的。”说着坐到了炕上，“也不多要你的，给我一匹能驮我的背架子的骑乘，我就能把这个病给治好了。”

在人命关天的时候来了这么一个喇嘛，在格日勒索的眼里比六只手的贡布大黑天佛还尊贵和有用，连忙倒了茶水，答应给他一匹二岁马。

格日勒索猜想喇嘛听了给一匹二岁马的许诺，一定会做场很厉害的法事。不想那喇嘛并没有做什么法事，而是走近看了看奄奄一息的两个病人，“快，快！烧水，烧水啊！”他见格日勒索慢手慢脚的，责怪地瞪了她一眼，自己跑出去弄来柴火，烧了一大锅开水，在能找到的所有可装水的容器里都倒了开水放在两名病人的腋下、头旁及腰腿边，忙得不可开交。

以慈悲的心善待他人的达日巴拉、热西尼玛老汉二人的死期没到吧，被开水热气蒸得出了一身汗，病情开始好转了。

救了两条人命，积了大德的化斋喇嘛那一晚饱食了一顿美味晾肉。到夜半时分已经忘了顶礼膜拜的佛爷，起了凡人之心，壮了胆子摸到格日勒索身边。没想事儿顺利地成了，犹似干渴的草场遇到了甘霖雨水般，云雨交欢好不快活。

那个喇嘛在这里住了三宿，热西尼玛老汉和达日巴拉二人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逐渐痊愈了。虽说失去了依靠的台吉贵人，但留住了可以使唤的仆人，格日勒索的脸色也一天天地多云转晴。加上增加了一个白天解闷晚上解渴的化斋喇嘛，她也不说让人家走的话，正中了解人下怀。俗话说“黑毛驴爱打滚儿，化斋喇嘛爱借宿”，那个喇嘛的背架子开始在这户人家门口长久地落脚了。

达日巴拉的身体刚好，便和婆婆商量着为死去的男人念安魂经做法事，抠门的婆婆只给了她一匹三岁马。达日巴拉在马背上鞣了其木德道尔吉的大马鞍子，上面拴了台吉戴的有绿松石的顶戴帽，将马绊子前叉头朝下挂在马鞍辔络上，朝着离家二十里地的念经喇嘛宅子去了。引领亡人魂灵的马不能将马镫子收起来，所以一路上两只马镫叮当地碰撞响个不停。

达日巴拉见到念经的师父说了来意并答应喇嘛师父替两位死者念超度经做法事后给报酬之事。她回来后给婆婆说起此事，格日勒索白了她一眼，不悦地说道：“你看这个娘们唠唠叨叨个没完，怎么做法事我说话了吗？是不是就差给这个家做主了呀？！”

第二天，念经的喇嘛师父来到家里准备为死者做法事。本来盘算着叫顺道而来的化斋喇嘛做了法事、省下一头牲口的弯弯绕格日勒索眼见自己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气得脾气又发作了，把怒气都撒在儿媳妇达日巴拉和羊倌热西尼玛身上。

平日里从不顶嘴的儿媳妇达日巴拉这次可是顶上了。她坚持己见地说：“这家子的财产总不会粘在你我身上的吧。若是委屈了去世之人，说不准会有什么报应呢。”说着将两位亡人生前的衣物鞋子和鼻烟壶交给念经的喇嘛师父。那师父将衣服和鞋子摆放成坐势开始念经施法。

喇嘛师父做完法事要回去，达日巴拉跟了出来，指着草场上的一头三岁母羊，对正在满意地点头的喇嘛说：“师父您趁早把三岁母羊赶回去的好。我想，到了八月的招财仪式时这家的家产说不定已经分割得支离破碎了呢。”那个喇嘛相信她这句话是真的，于是费了好大劲儿才将那一头三岁母羊赶走。

过了七七四十九天，到了格日勒索一家的解禁之日。这一天，老少两个寡妇关闭了门窗在家中静静等候。不久，邻家的老汉来到门外，将门窗打开进了屋，说了一句“扎，大家好？”的问候语，这户人家的死亡和悲哀之禁才算解了。两个女人连忙回话问候，倒了茶水，把准备好的食物摆在桌上。这时候这一家的亲戚、邻居们陆续到来，整个屋子坐满了人。

喝了茶之后上了酒，大家吃着喝着好不热闹。来的客人们大都谈论今年的年景如何，成活了多少只羔子，这酒的力道怎样等等，天南海北地聊着天。然而对于把他们召集到这里吃肉、喝茶、品高度酒的这户人家逝去的主人台吉却没有一个人提到。

酒喝到高潮，接近宴会尾声的时候，台吉的小侄儿用粗犷的嗓门起了一首歌，其他人都跟着唱了起来。

繁华的南京城里
引人注目的骏马
八十又五两的银子
没能买去的骏马……

午后时分端进来两只鲜草时节宰的紫肉居多的羊背子。虽然看似刚刚开始长膘的瘦羊肉，但是割羊背子的人刚说了句：“请大家吃吧！”人们就四面八方地动起了手，不一会儿大盘子的肉几乎吃光了。达日巴拉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很厌恶。她想，别人家里出了丧事倒让这些入上演饿狼扑食了。

太阳就要落山的时候，家里的客人陆续散去，马桩上聚集了喝醉的没醉的众人，各自骑了马四散而去。剩下的几匹马是台吉几个侄儿的骑乘。

“扎，婶婶和达日巴拉你们遇到了不幸，让你们遭罪了。我家住得远，也没能来帮上什么忙。不过现在也没什么可担忧的了。不长眼的世界谁能奈何？”大侄子以平静的语气说道。

格日勒索明白了大侄子要挑起话头准备谈判家事，便擦拭着眼睛

说道：

“唉，又有什么法子呢，也许我前世的罪孽吧。病来如山倒，把好端端的人给弄没了，剩下我们孤寡妇人迷失于苦难之海中。不过再一想呢，我也用不着发愁，有你们三个山一样的侄子，总会把我照顾好的吧。”

二侄子接过话茬说道：“那没错。唯一的这么一个婶子我们谁也能拉一把啊。但是不知道婶子想住在咱们三兄弟谁家呢？”

一听此话，格日勒索的脑子里闪过了一丝不祥的念头，哦，原来这三个侄儿是为瓜分我家财产而来的呀。其实他们的意图，早就让达日巴拉一眼看穿了。

大屋里开始谈论起家事之际，达日巴拉抽空出来找到热西尼玛老汉，悄悄地叮嘱道：

“热西大叔！我看公公的这几个侄儿会把这家的财产瓜分了。大叔千万要记住您的工钱所得的羊耳朵上有后切印记，别忘了！”

等她返回大屋时，情况已经不太对劲了，婶子和侄儿的脸都有些发红，小侄儿不停地举着指头打手势，“那不行！婶子既然不想去咱们三兄弟的家，那就只好回娘家了。”

格日勒索的声音也明显地高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要找个借口把我赶出这个家门？我也不是随随便便跑到你们家只斤家门的，也是两个人说了媒，二十个人送过来的。再说父母指婚许配的，我能到哪里去？又不是我弄死了你们的叔叔。你们若想占有叔叔的家产，等我死了后再来不迟！”

这时大侄儿拦住了跳起来要吵架的弟弟，“扎扎，你们不要大呼小叫地吵了。一家人之间什么事也可以和和气气地商量着来嘛。”说着装出一番沉思的样子，许久才说道：

“我看这样如何，看来婶子也不愿离开生活惯了的家园，也不想依靠我们兄弟过后半辈子。我们当晚辈的，又怎能不顺从您的意愿呢？但是叔叔的这个家门也得有人看守着呀。我兄弟三人都各自有家室，谁也不能来。啊，我认为这样如何……”大侄儿煞有介事地扫视一圈屋内的人，“我们三兄弟不管是谁家的儿子，只要到了成年，给